

孫犁

幸存的信件

(給淮舟的信)

長征出版社

幸存的信件序

下面是我在一九五九年以后几年间，因为工作关系，写给冉淮舟同志的信件。那时，我正在养病，又要出版几种书，淮舟帮助我做了许多抄录、编排、校对工作。其中主要是对于《风云初记》的结尾，《白洋淀之曲》的编辑，《文学短论》的选择，《文艺学习》的补充，等等方面的协助。

在这些工作进行中写了这些信件。淮舟写给我的信，在一九六六年以前，我就全部退还给他保存了。并不是我预见到要有什么大的灾难，是我当时感到：我身体很坏，恐怕活不长了。

我写给他的这些信，在一九六六年以后，我连想也没有想过。按照一般情况，它们早已丢失或被销毁了。

现在，淮舟把它们抄录成册，作为一种礼物，给我送来，使我大吃一惊。

这些信件和我送给他的书籍，都存放在保定他的爱人那里。在武斗期间，他的爱人不顾家中其他财物，背负着这些书籍信件逃反，过度劳累，以致流产。

我想：如果淮舟在一九六六年以前，也把这些信件退还给我，那一定是只字不存了。那时他曾把他搜集到的我的旧作一束，交我保存，其结果就是如此。

我的家被抄若干次，其中一次是由南开大学红卫兵执行，尤其严重，文字稿件都失去了。当然也剩下一些，他们走后，家里

人又自抄一次,这样文字就真正在我的住所绝迹了。

那时,正值严冬,住室的暖气被拆毁,一天黎明,我的重病老伴,把一些本子、信件,甚至朋友的照片,投进了火炉。她并不认识字,但她好像明白:在目前,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字纸片,比如之乎者也,也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大灾祸。于是按照旧社会“敬惜字纸”的办法,把它们化为灰烬。

在这种非常年月,文人的生命,不如一只蝼蚁,更谈不上鱼雁的友情。烧毁朋友的函件,是理所当然,情有可原,谁也不会以为非礼的。

经过了这场浩劫之后,我给朋友写信,一律改用明信片。我也不再保留朋友的来信。信,凡是看过,先放进纸篓,过一个时期,捆绑起来,和劈柴放到一块去,准备冬天生火之用。远近知好,敬希谅解。

所以,当我见到淮舟和他的爱人,能在那些年月,保留下我的信件,就非常感动,对这些信件,也就异乎寻常的珍重。

这些信,涉及到我过去的写作生活,我原始的文艺观点。也涉及到抗日战争时期,我在冀中区和晋察冀边区参与的文艺工作。现将有关我的创作者,略加订正,发表出来,供读者参考。

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



孙犁与冉淮舟合影（一九七九年摄于天津孙犁寓所）

淮舟同志：

来信收到，非常感谢你的盛情，并希望早日读到你的大作^①，从中一定能得到教益。

但我身体还不好，不能读书，也不能作长时间的谈话，等病好后，一定找你谈谈。希谅。

敬礼

孙 犁

(一九五九年)十二月五日

^① 指冉淮舟论文《孙犁论》。

二

淮舟同志：

我把具体意见^①记在下面：

一、把小引大加删削，因空泛，距离作品分析太远。

二、按年代对作品进行介绍和分析——成为这部论文的基本间架。

三、把论风格的一节移到最后。并把其他章节中与此节重复之字句删除。

四、各节中空泛政治说明，可更简要。

五、引用我的《文学短论》或《文艺学习》之处，可酌量删除。

六、引用作品原文，或情节叙述，越少越好。

七、你对当时环境的咏叹歌颂，也可以删一些。

八、别人论文的意见可少引用，对不同意见的批判，则有助于论文的泼辣。

九、最后与其他作家相比较之处，我以为作品创造的形象，不能比较哪个高大哪个渺小，因为如都高大了，名著岂不汗牛充栋，还有何独特之处？可以不这样比，只论述我的缺点就可以了。

以上意见，为的是使论文单纯明确，使读者读起来更有实际

^① 关于冉淮舟书稿《论孙犁的文学道路》。

感塑。改一下,可请别的同志看看,并可放放,重新考虑搞些别的事情,如选择一些小题目作些短文章。人,不能老叫一件事情拖着。

孙犁

(一九六一年)十一月十四日上午

三

淮南同志：

收到你写来的信和抄来的稿，面对着你那抄写得规规矩矩、整整齐齐的字体，我感激得无话可说。这些短稿，本来弃之无甚可惜，我竟同意累你去抄写它，只是因为一个人病了之后，常常有无能为力之感，也就顾不得你的烦劳了。

你们正在年轻有为，但常常要付出精力去做这些意义不大的工作，有时还要说是“一种学习”，这就是我在感激之余，无话可说的原因。

我说的“无能为力”，指的是：这些文章本来无足轻重，在我年轻气盛的时候，把它们抛弃不管，它们明显是我那时的小小的“雄心”的牺牲品。现在病了几年，只字未写，想起它们来了，珍惜起它们来了，很有些像一个破落户对待残留的财产，也很有些像浪当子情场失意之后对待家里的“糟糠”的心情一般。

既然是珍惜，也就偏重看见了它们身上带着的优点。写作它们的时候，是富于激情的，对待生活里的新的、美的之点，是精心雕刻，全力歌唱的。——这些优点，是我今天想到的。在当时发表的时候，反映并不完全如此。我在农村采访的时候，有一位从事“材料”整理的同志，就当面指出它们的浮光掠影，批评过我的工作不深入，劝告我到“北屋”去开会，那时北屋里的会议是昼夜不息的。当然，我并没有完全执行他的建议，没有整天去做会

议记录,因为我知道如果要求一个作者整天在会议上,他是连光影也收获不到的。

《津沽路上有感》一篇,尤其如此。发表以后,有一位青年有为的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,对我说,“很使他失望”。当时我在惭愧万分之余,只好热诚地希望他的已经宣称要动手的踏踏实实的作品问世,但是这几年我病了,很多伟大的作品,都没有机会拜读——例如那劝我去听开会的同志,很早就在计划着创作,不知已经完成没有?——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以上所谈,只是想说明,即使是一纸短文,在批评指责的时候,也应该采取一个比较全面的态度,指路给人,也要事先问明他要到哪里去。

这些短文,它的写作目的只是在于:在新的生活激剧变革之时,以作者全部的热情精力,作及时的一唱!任务当然完成的有大有小,有好有坏,这是才力和识力的问题。蝴蝶和蜜蜂,同时翩舞,但蜜蜂的工作,不只表现在钻入花心,进行吸掠的短暂之时,也表现在蜂房里繁重的长期的但外人看不见的劳动之中。

事到如今,我也只能面对这些短小的简直是微不足道的文章,发些近于呻吟的感慨了,当然这是有病的呻吟。

而你竟还那样郑重,甚至一个字的改正,还要提出商榷,这完全是 unnecessary 的。在今后处理我那些稿子的时候,请即随手改正,即便改得不当,我不是还可以划回来吗。

访苏纪要^①,先不忙于整理,因为我对那里的知识很有限,写得很浅薄。《在苏联文学的园林里》一篇,以后可以作为创作集的附录。你看其中有关文学的,如有比较完整,内容没有错误

^① 一九五一年十月,孙犁参加中国文艺代表团赴苏联访问,回国后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六日——三月九日,在《天津日报》陆续发表访苏观感《马雅可夫斯基》、《托尔斯泰》、《斯大林格勒》、《巴库》、《幼稚园》、《莫斯科》、《列宁格勒》、《格鲁吉亚》等。

的，记出来，以后编入《文学短论》之中。

至于那些“短论”，务请你严格地选一下，空洞的、无什新意的、好为人师的，都不要，有些好的记下来，以后编入《文学短论》。

你要的书，等我找一找，《风云初记》合订本^①，恐怕没有，一本也没有了。《文学短论》可能有，找出即寄上。

深深地感谢你的热情的帮助。信的前半有些像作文章，这是我想在《小集》^②出版时，摘录一部分，作为后记，有一举两得之意。

春节，我哪里也没去，因为谈话多，初三支持不了，睡了一下午。身体不好，所以事先我也没请你们来我这里过节。

敬礼

孙犁

(一九六二年)二月八日下午

① 指长篇小说《风云初记》一、二集合订本。

② 即散文集《津门小集》。

再拜白：

收到你寄来的信和抄来的稿，面对着你那抄写的规矩之矩之齐之齐的字样，我感激的无言可说。这些短稿，本来是无之与不可惜，我意同言里，你去抄写它，只是因循一个习惯了之故，常有与解力之感，也就感到你的辛苦了。

你前时在年轻时就常常要付出精力去做这件事，当然不大的工作，有时还要说“一行如学”，这说，这说，我在感激之余，与话可说的原因。

我记的，六朝的人，指的人，通令及平，卒来与
是轻重，在平年轻气盛的时候，把官衙抛棄
不管，官衙明缺是我那时的士之的雄心，牺牲
品。现在病了几年，隻字未寄，想起官衙事，
珍惜^起何事了，张有令像不一破散，已对待疏
远的财产，也张有令像浪子情场失意，对待
家裡的^情，^情一般。
既^起珍^起惜，也就偏重看包了官衙身上，平里有
的缺点。官衙官衙的时候，是官衙於激情的对待生法
我的新的，新的之点，是精巧雕刻，全力影响的。
——这些优点，这是我在平书到的。在当时书表的时候，

自愧至不足全如也。我在播讲的时候，有一位从了
新物，¹ 却时的自意去，就因而指出它的优点是
播讲，批评过我的著作不深入，劝告我到「此死」
去，那个，那时北屋魂的台演是事一死不息的。去是，
我道没有之^全批和^全他的建道，没有整天去做台演
记录，因为我不知道如早要求「一作去整」在言谈
上，他是速之影也收播不到的。

「津沈」上有感「一偏」尤其为^{△△△}，发表以^{△△△}有一位
青年有为^{△△△}，加^{△△△}，如^{△△△}的^{△△△}，对我
说，「很使他失望」。当时我在浙塘万^{△△△}，只好^{△△△}
诚然希望他的踏^{△△△}，^{△△△}的^{△△△}，但^{△△△}这^{△△△}我

巴黎空符^{△△△}

稿了，张季侯先生的作是，却没有机会拜读——例如
那助我前会的旧书，^{张季侯}在计划着创作，不知已经
完成没有？——真是没有办法的方。

以上所谈，与《老说》明，即使是一纸外文，在批评指摘
的时候，也应当采取不比较全面的態度，^{指给他人，也}
要下是向明他要到哪里去。^{能重以信于人看}

这些外文，它的写作目的是在于在新的生活阶段
是时，以作为全部的热情精力，你及时的一鸣——任务方
当是完成的有大有小，有好有坏，这是才力和能力的
向心之神也^{在于其} ^{蝴蝶和蜜蜂，有时翻弄着花蕊}
^{但蜜蜂的花不只在花蕊的中间} ^{微石之道的}
可以如人，也若能对过个短力的荷也^有
文章，^也最近于呻吟的感慨^也 ^{当是这之病中的呻吟}
(而新说)

而你要这样写，「正」字~~的~~改正，
还要找些资料，这完全是不必要的。在个位处，
我那时稿子的時候，請即隨手改正，即使改的不当，
我也不可以画回来吗？

得某处要，是不拉拢整段，因为我对那全的知识
很有限，只好很谨慎，「在苏解字」的「同林定」字，
以此可以作创作集的附录。你看其中有兰文等
的，如有比较定数，内容自有错误的，记出来，以便
编的「外编」之中。

至于那些「外编」，务请你仔细地过一下，它之
的，多什新意的，如为人师的，都不要，有些好的记下
来，可以编的「外编」。

你要的书，等我找一找，尽量会计本，恐怕没有，一本也没有了。外编可能没有，我出即寄上。

深之是感谢你热情的帮助。信的前半有些像做文章，这之我要在《集》出版时，摘錄一些，作为记录，有一举两得之意。

孙

春前，我哪里也没去，因为谈话多，初三支持不了，睡了一下午。身体不好，所以可先我也没请你，怕来我道过世也。

孙
二月八日
下午

四

淮舟同志：

《小集》，我改了一个名字为《津门小集》，但仍觉不妥。如为《天津小集》则似更俗，请你给想一想，好吗？

后记原拟写得很长，今附去所开头，即可想象其规模，然忽然觉得废话太多，非病中之急务，乃中止，并移录其中平妥部分于稿本之后，已定稿矣。望你看看。稿本，我略看一遍，昨日百花出版社来人，表示愿看一看。现在，我先送给你，请你再做些发稿前的技术工作，然后即由你交给该社编辑部，俟清样出，我再仔细看，你看好吗？

你来信附上，备你校字，后可连同后记废稿一并交还我保存。

此外，有些琐事奉劳：

一、《新港》所登《风云》断片《故乡》，不知是否你笔误，如与《离别》不是一篇，希剪存。

二、《人民文学》上登断片，请剪存。凡较长文章，你不必亲自抄，可送交你们的抄稿同志。

三、凡《天津日报》所登断片，我都有剪报。《一篇关于妇女问题的报告》，我有剪报，此文不好。

四、如出版社有意出版《小集》，你们对装璜，可先设计。

利用余纸，我再抄录我近作打油诗两首奉上。